



王德良

北京钢校

众志成城

1947.8

众 志 成 城

——青年对敌斗争小故事

本书编写组

众志成城
——青年对敌斗争小故事

本书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.375 字数47,000

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

统一书号: 10171·273 定价: 0.15元

毛 主 席 语 录

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。但是，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。这些人还在，这个阶级还在。所以，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。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。不能丧失警惕。

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。

目 录

活捉“虎头鲨”	(1)
纳漠尔河畔的一场战斗	(9)
巡视在一号弯道	(18)
捉“鬼”的故事	(24)
丰收时节	(33)
在码头下	(38)
深夜里的战斗	(44)
商场里发生的事	(51)
责任	(58)
西郊公园的一天	(63)



活捉“虎头鲨”

一个初冬的夜晚，从温州开往上海的客货班轮“工农兵号”，过披山，绕七礁，来到了台州湾附近。

这时，从漆黑的船头甲板上走过一个人来，他就是“工农兵号”党支部委员、民兵排长、水手长李望潮。小李今年二十七岁，出生在贫苦渔民家庭，从部队转业到海运战线来以后，他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头脑里敌我友的界限分明，思想上阶级斗争的警钟长鸣。几年来，小李养成了一个习惯：不管风浪多大，雨雪多猛，每天临睡之前，总要巡船一周，人们都说他是“工农兵号”上的常年岗哨。今天，他手持电筒，在全船上下兜了一圈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，又向值班民警交代了几句，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去。

谁知小李刚脱下棉衣，准备休息，突然，寂静的海面上传

来了一阵急促的呼救声：“救人哪！救人哪！”紧接着，主机一阵急速倒俵。小李知道有情况，便迅速披上刚脱下的棉衣，抓起桌子上的电筒，一个箭步冲了出去。小李来到驾驶台上一看，指导员和船长都已来了。指导员张钧放下望远镜，对小李说：“前面有条小船呼救。这里海面的情况复杂，你马上拉一个民兵班到船头上去，以防万一。”小李应了一声，转身就朝甲板上走去。

小李刚刚把民兵班拉到船头上布置停当，一只航风船绕了一个弯，就迎着风慢慢地向“工农兵号”靠了上来。小李借着轮船上的灯光定睛望去，只见小船的船帆半落，船头上隐约看得出有“金鸡103”字样，他断定是附近金鸡岛的渔船，便向舱面上站着的一个渔民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那渔民一边落篷，一边著急地指着舱里说：“同志，我们是金鸡岛渔业社的，有一个社员患严重心脏病，想麻烦你们给带到上海去看病。”小李一听是要求搭船去上海看病的渔民，心里想，渔民有困难，我们理应帮助，再说海上救急，也是我们海员应尽的义务。这时，只见那个渔民已经站上船帮，踮起脚尖把介绍信递给李望潮。小李打亮手电，看了看介绍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我公社渔民陈连福因患严重心脏病，转去上海诊治，请有关单位协助安排。下面盖有金鸡岛渔业公社的公章。小李一面把介绍信递给张钧，一面在值班水手的帮助下，带缆绳，放软梯，接着跳下航风船，到船舱里去背起病人，踏上软梯，向“工农兵号”上走来。不料刚要攀上轮船的船舷，一个浪头涌来，“工农兵号”船身倾侧了一下，软梯荡了出去，小李连忙一手抓住软梯，一手在背后托住病人，深怕病人掉到海里去。就在这个当口，病人在小李的背上迅速地伸出双手，抓住了大船舷墙，稳住了软

梯，轮船上的民警和水手马上把小李和病人安全地接上了船。

小李在甲板上站定身子，回过头去问航风船上的那个渔民：“你们有人陪送吗？”渔民面露难色地说：“现在正是汛期，人手太紧，病人在上海有亲戚，我们就不再派人去了，一路上还得麻烦你们帮助照顾。”小李心想，船上有医生有药品，饮食起居都较方便，与张钧商量几句，也就同意了，随即从渔民手里接过病人的一个小包裹，两条船就分头向各自的目的地驶去。

“工农兵号”继续航行，李望潮并没有马上去休息，他来到医务室，向医生介绍了病人的情况，请医生去看看。医生听说船上来了病人，立即背起药箱，跟着小李向病人房间走去。小李一推门，到了病人房间里，立刻听到一阵呻吟声，看到病人双手捂住胸口，好象是心脏病发作的样子。小李走上前一步，亲切地对病人说：“老乡，我们给你看病来了。”病人闻声转过头来，这病人约五十多岁，瘦削的面庞，眉心间有一道疤痕，流露出满脸痛苦的表情。病人望望小李说：“哎呀，真是……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随后医生就给病人看起病来了，又是听诊又是配药。诊治完毕，小李对病人安慰了几句，就和医生一起退了出来。

刚刚走上甲板，医生就把小李拉到一边，轻声地说：“这个人心脏跳动正常，心律齐，无杂音，查不出心脏病的症状。”医生停了一停又说：“根据病人自己说的，完全不是心脏病的症状，而且以前吃什么药也说不清楚，这次从岛上出来也没有带任何药品。”小李听罢，心里不由一怔。他联想到病人上船时在软梯上出人意料的迅猛动作，觉得确实可疑。尤其是病人眉心间那道疤痕，更触动了小李的一桩心事。

原来，李望潮是鹰嘴岛人，父亲李阿海是一个憨厚耿直的

老渔民。在吃人的旧社会，穷苦渔民撒千网，撒万网，总是吃不上一顿饱饭。李望潮从小就跟着父母亲挣扎在饥饿线上。鹰嘴岛解放前一年，有一次，当地的渔霸吴德沙（绰号“虎头鲨”）硬逼着渔民在强风头上出海捕鱼，“虎头鲨”横蛮凶残，把穷人的性命当儿戏，激起了渔民们的无比愤怒，拒不下海。“虎头鲨”恼羞成怒，指令爪牙对渔民鞭抽棒打。李阿海面对凶狠的豺狼，几十年的深仇大恨涌上心头，他义愤填膺，奋起反抗，抽出腰里的开山斧，对准“虎头鲨”的眉心砍了过去。“虎头鲨”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，来不及躲闪，眉心中裂了一道口子，污血流了一脸。狗腿子们慌忙将“虎头鲨”抬了回去。事后，李阿海虽然惨遭渔霸杀害，可是，这争取解放的一斧头却在渔民们的心中燃起了斗争的火苗。李望潮当时虽然年幼，“虎头鲨”解放前夕也不知去向，但是每年母亲总要把这事对他讲述一遍。因此，他把这血泪斑斑的阶级仇时刻牢记在心头……

小李想到这里，连忙回到病人所在的客舱，向当班的服务员和民兵交代了任务，然后来到党支部书记、民兵指导员张钧的房间，一五一十地把刚才看了病人的经过和自己的怀疑，统统说了出来。张钧听了小李的汇报后，说：“我也正感到奇怪，公社一向关心社员的生活，象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病人出来看病，竟然不派专人陪送，实在不能令人置信……”张钧话音未落，服务员小徐就气喘吁吁地推门进来了，她把辫子一甩，急急忙忙地说：“指导员，刚才我给病人送毛毯去，发现病人鬼鬼祟祟好象在看什么材料，见到我进去，急忙把东西朝枕头底下塞，神色慌张地哼了起来，真是奇怪！”小徐说完，张钧站了起来，郑重地说：“这个病人不正常，要严加注意！”小徐一走，张钧立刻对小李说：“在情况没有弄清楚之前，还不能下结论。

我马上拟电报稿，发急电调查；你组织民兵注意观察，一定要在到达上海之前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！”小李把拳头一挥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对！是亲人，我们热情接待；是敌人，叫他有来无回！”说完，两人分头行动。

第二天凌晨，“工农兵号”刚过定海，电报房里就响起了一阵“嘀嘀嗒嗒”的电键声。半小时以后，张钩把一夜未睡的李望潮找去，指着手上的电报说：“局里把金鸡岛的回电转来了！”小李接过电报，连着看了两遍，不由得浓眉一皱，双目圆睁。电报说：岛上巡逻民兵发现渔民陈连福等二人被坏人打昏，介绍信被抢走，请“工农兵号”协查凶手。

原来，金鸡岛地处海防前哨，那里的民兵警惕性很高，每天都派人站岗放哨。这一天坏人作案后不久，马上被巡逻民兵发觉。根据海边沙滩上的迹象，估计敌人已经逃出海去了。向领导报告以后，立即组织了三艘渔船，派一个班民兵，追出海去。岛上民兵出发以后，公社收到了“工农兵号”发来的电报，知道敌人已经上了“工农兵号”，所以马上拍了回电，将情况告诉船上。小李看着电报，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说：“指导员，把他‘看’起来吧！”张钩把手一摆说：“不忙，我们的船下午才到上海，现在先开个支委会研究一下。”一会儿，党支部委员到齐了。经过研究，决定一方面向局民兵师办公室报告，一方面派人和病人直接交锋。小李自告奋勇地担当起后一个任务。

吃早饭的时候，李望潮端着早点，精神抖擞地走进病人的房间，只见病人正心神不定地抓着床沿从舷窗向外张望，一见有人来了，连忙躺下去。小李走到病人床前，把早点往桌上一放，向病人问道：“老乡，这一夜感觉怎么样？”病人嘴角牵动了

两下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谢谢你们的照料，一切还好。”小李接着问：“老乡在海上捕鱼多年了吧？”“唉！俗话说：世上三样苦，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。受苦受难几十年哪！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病人眼睛眨了眨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解放后总算翻身了。”小李一听，心想病人自称是金鸡岛人，可是话语中却带着浓重的鹰嘴岛一带的口音，便继续追问道：“听老乡的口音好象不是金鸡岛人。”病人双眉一皱，回答说：“噢，我家世居金鸡岛，不过，我本人解放前曾在鹰嘴岛住过几年。”小李听到“鹰嘴岛”三个字，便把坐着的椅子向前拖了半步，追问一句：“你解放前在鹰嘴岛住过，一定知道鹰嘴岛上的一个渔霸……”“啊！渔霸……不认识……不认识……”小李目光似剑，紧盯着病人眉心间的伤疤，说：“这个渔霸凶恶残暴，鹰嘴岛一带的渔民从小孩到老人，没有一个不认识。”病人浑身一抖，惶恐地朝小李瞟了一眼，喃喃地说：“这个渔霸的名字？……”“叫‘虎头鲨’！”“啊！”病人本能地捂住眉心间的伤疤，脸色铁青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小李明白了一切，但是，他还是不露声色地说：“老乡身体不好，不多谈了，吃了饭好好休息。”说完，便走了出来。小李找到了张钧，汇报了交锋的经过，张钧神色严峻，坚决地说：“不管敌人怎样乔装打扮，总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！”

再说那病人，刚才被李望潮一阵追问，早已慌了手脚。他想到自从上了“工农兵号”，房间来人不断，一定是什么地方露了马脚。这家伙凭着反革命的嗅觉，感到事情不妙。他原以为只要潜上大船，就可以逃过岛上民兵的追赶，想不到逃过追赶又遭包围，此时深悔自己弄巧成拙，不由急得冷汗直流，再也定不下心来。他抬头望望窗外的海面，看见已经到了大戢

山附近，眼珠骨碌碌一转，盯着房顶架上的救生衣，心想干脆来个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跳到海里逃走。他四面张望一阵，探着脑袋听听门外走廊里的动静，正要伸手去取救生衣，忽然，小徐拿着扫帚、畚箕推门进来。他心里一惊，把手缩了回去。这一动作，已被小徐看到了。但小徐装作没有在意，扫完地，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。

小徐走出房间，随即找到李望潮，向他报告了情况。小李立即明白，敌人妄想跳海逃跑。于是，他马上带领民兵赶去。刚刚走出两步，只听得甲板上传来一阵叫喊声：“有人跳海啦！”小李闻声飞步冲出走廊，甩掉身上的棉衣，纵身跳下海去。接着，“噗通！噗通！”好几个民兵相继跳下水去。小李在水里，双腿一夹，钻出水面，只见百米远近的海面上，那家伙正在死命地挣扎着。小李两眼冒火，怒不可遏，不怕刺骨的寒冷，紧追不放。那坏蛋原想这里靠近陆地，只要拚上个把小时，准能“金蝉脱壳”，死里逃生。万万没有料到竟然陷入了重重包围，顿时吓得手脚发抖，只好在原处打转，再也游不开去。小李自小练就一身好水性，阶级仇恨又化作无穷的力量，只见他张开双臂，连连划动，不过几分钟时间，就象出水蛟龙般扑到那家伙面前。假病人眼看山穷水尽，无路可退，索性丢掉救生衣，象一条挨了揍的鲨鱼窜了过来。小李见对方穷凶极恶，身子一侧，闪到旁边，乘那家伙扑空的时候，伸出双手，抓住他的两条腿，用力往水底拖去。不一会，只听得“咕！咕！”水面上冒出一串水泡。那家伙四肢发软，喘着粗气，象一条死鱼漂了上来。其他几个民兵也游了过来。这时，近处响起了一阵“突、突、突”的马达声，“工农兵号”放下来的救生艇开来了，艇上威风凛凛地站着几个持枪的民兵，立即把那个浑身打

颤的家伙押上了船。

原来，那个家伙就是逃亡的渔霸“虎头鲨”。鹰嘴岛解放前夕，他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示，改名换姓，逃到金鸡岛，潜伏了下来，等待时机，进行破坏活动。逃到金鸡岛后，“虎头鲨”表面上伪装积极，与当地渔民一起下海捕鱼。暗地里，却偷偷地搜集我海防军事情报，梦想变天。不久前的一个晚上，“虎头鲨”窜到海边联防阵地附近试探动静，被我民兵当场发觉，经教育后放了回去。事情发生后，“虎头鲨”自知这下人们一定会更严密地监视他的行动。在群众专政的包围中，“虎头鲨”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狐狸尾巴再也藏不住了，于是，就来个狗急跳墙，和一个坏分子勾结起来，把来上海治病的渔民陈连福和另一个护送的渔民打昏，抢去介绍信，然后混上“工农兵号”，妄想到上海后再设法逃窜。可是，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打错了算盘，在海岛民兵和轮船上民兵的紧密配合下，他和那个同伙都无法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。



讷谟尔河畔的一场战斗

(一)

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二年春天。一天傍晚，兴安岭下讷谟尔河畔的庆丰农场青年突击班的同志们，结束了一天的辛勤劳动，披着晚霞，唱着革命歌曲，向场部走去。走在前面的是班长肖龙。他望着辽阔的田野、秀丽如画的大小群山，心头掀起层层波浪，激动地对旁边的大虎说，“你看，祖国的边疆多美呀！说实话，我越来越爱这北大荒了！”

“是啊，我们爱祖国的边疆，但帝、修、反不甘心失败，却想夺走它。”大虎指着河的对岸说，“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声东击西，虎视眈眈哩！”

肖龙挥动着拳头坚定地说：“有我们在，敌人就休想碰它

一草一木……”

一路上，小伙子们又说又笑又唱，早把一天的劳累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不觉之间，夜幕降临了，他们来到离连队驻地二里多的地方，在朦胧的夜色中，眼尖的肖龙发现在西北方向一里多远的地方，有一个黑点在移动。他立即向全班同志发出警告：“大家看，前面是什么？”

顿时，队伍一片寂静。大家的目光集中到了肖龙指的方向。

“一个人！”

“这里是边境要地，我们可得警惕。问问看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！”

一个青年两手往嘴上一拢正要喊话，却被肖龙阻止了，“不要打草惊蛇！”接着，他果断地对大虎说，“你和小马他们三个人抄近路过去，看看究竟是什么人。”

“好！”大虎和三个青年立即行动。大虎他们走到离那黑点只有一百公尺的地方，看清了那黑点果真是一个人。那人个子很高，头戴一顶罗宋帽，身穿黑棉衣裤，一个大口罩把脸捂得只留下两只眼睛，缩着脖子，笼着袖子，躬着身子，活象一只“黑瞎子”——狗熊。大虎感到这是一个匿影藏形的家伙，正想赶上去弄个明白。不料，那人已经发现了大虎他们，立即加快脚步，企图溜走。性急的大虎忍耐不住，喊了起来：“喂！到哪里去？”

没有听到回答，大虎又猛喝一声，“站住！”

那人停下脚步，楞了一下，然后拔脚就逃。大虎他们立即追上去，边追边喊：“站住！站住！”这么一来，那人就逃得更快了。

这一切，肖龙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立即带领其他同志赶了上来。

(二)

等肖龙他们赶到的时候，那人已经钻进一丛灌木林里去了。肖龙立即指挥战友们就地散开，搜索前进。

小伙子们在树林里认真地搜索每一个石洞，仔细地察看周围动静。突然，大虎在一块大石头背后看到一个黑影。

“不许动！”他大喝一声，象猛虎似的扑上去一把抓住。其他同志闻声赶来。大虎定眼一看，不觉一惊，“啊！是一件棉大衣！”

原来那个人被迫得没办法，就狡猾地施了个“金蝉脱壳”之计，把大衣脱下来罩在一棵小树上，人却溜掉了。

肖龙知道大虎受骗了，立即集合全班同志开“诸葛亮”会。大虎先开了腔：“哼，这个家伙真狡猾，竟用假象来迷惑我们，太可恶了，非把他抓住不可！”

另一个青年接着说：“他逃不了，这一带地形我们最熟，再往前走，就是纳谟尔河，七汉八汉的支流，都是水道，除非他跳河，否则就逃不出这个‘死胡同’！”

最后，肖龙归纳了大家的意见，说：“同志们，狐狸再狡猾，也逃不过好猎手！现在我们分三个小组，继续搜索，即使他跳河，我们也要把他抓住！”

那个逃命的“狗熊”，自以为耍了这个阴谋诡计，把追兵引开，就可以逃脱，哪知道逃出灌木林还不到二百公尺，就被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，这一下可把他吓得晕头转向了，往东走是河浜，往西走也是河浜，后面又有追兵，跳水逃命又怕冻死。

正犹豫不决。

这时，三个战斗小组已经搜索出灌木林，前面的一个小组借着月光，发现了远处的黑影。肖龙向后一挥手，两个小组紧紧跟上，迅速逼近敌人。眼看前后的距离只有五十公尺左右，忽然前面黑影一晃不见了，肖龙赶快喊道：“敌人跳河啦，快追上去！”

小将们迅速追到了岸边。可是，敌人已经游到河中心了。大虎和另外两个会游泳的青年，脚步未停，就“噗通、噗通”地跳进水里。肖龙当机立断，组织战斗，一边脱衣服，一边向旁边的小马交代任务：“情况紧迫，你赶快跑步回去，把这里的情况报告连长，请他立即派人来。大虎他们水性不大好，我下河去追！小马，现在是把你百米赛跑冠军的本事拿出来的时候了。快，时间就是胜利！”转过身来，又对另外几个同志说：“小张，你带领大家赶快从右面拦河坝上绕过去，从陆上堵住敌人的去路。”布置完，一个“蛟龙入海”，忽刺一声，象离弦的箭似地游了过去。

(三)

连部办公室里灯火通明，正在召开战备会议。院子里，同志们进进出出，在作战斗准备，气氛异常紧张。刚才连里接到通知说，今天清晨，有一股苏修武装匪特，偷越我国边境，进行破坏活动，当即被我边防军民歼灭，一个漏网。会上，连长正在发言：“同志们，现在农场各个连队都加强了警戒，已经撒下了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。上级领导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，配合边防军、公安部门，一定要把这个漏网的特务抓住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突然从门外飞也似地冲进一个人来，他满头大汗，气喘吁